

世上最美好的事

赵志峰



赋诗送友赴太原

吴国荣

北宋嘉祐年间，朝廷任命中书舍人裴杰到太原幕府任职。此时的太原府，北邻辽国，西接西夏，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十分重要。而裴杰作为皇宫中枢岗位上的幕僚，应该说是被破格提拔，赐职重用。天下无二裴，裴杰以及先辈，籍贯应为山西闻喜裴柏村，和祖籍山西夏县的司马光先生可称为老乡。而当时的司马光，在朝中业绩显赫，如日中天。听说既是老乡、又是同僚的裴杰要到故地走马上任，甚是欣慰，于是，他便到裴杰府上话别并赋诗《送裴中舍赴太原幕府》。

司马光作为资深从政者，且年长于裴杰，早已经历过郡县、府衙的历练，而且在1041年至1044年，因父亲病逝，他和兄长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，回到故乡夏县，居丧三年。1055年，他还被朝廷任命为并州通判，在太原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因此，他不仅是晋人，而且对晋地也非常了解。他和裴杰不仅是老乡，还对裴杰寄予厚望。因而，他的话别不是走过场，而是要推心置腹地激励和点拨。

司马光者，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之人也。他非常了解裴杰的身世和家传。他劝勉裴杰，祖上曾是宋朝的开国将帅，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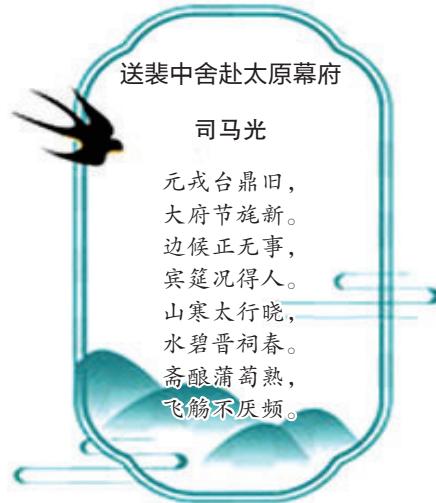
为大宋建功立业，作为裴氏后辈，你定当再接再厉，锦上添花。现在朝廷对你委以重任，到太原幕府任职，而太原的地位又如此重要，到了工作岗位上，一定要吃透世情，谨慎行事。

裴杰上任太原幕府之时，北宋和西夏正处于休战时期。因此，司马光嘱咐裴杰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能放松警惕。要绝市建堡，明察秋毫；安民和亲，广结善缘；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并将朝廷富民和边的旨意落实到具体的善策中。

裴杰赴任的官道，必然是“北上太行山，艰哉何巍巍。羊肠坂诘屈，车轮为之摧。树木何萧瑟，北风声正悲……”（曹操《苦寒行》）但是过了太行山，就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的太原了。特别是唐明镇以南40里的晋祠，司马光不无自豪地介绍道，那是祭祀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的祠堂。前些年为纪念其母邑姜，又刚建起了雄伟壮观的“圣母殿”。在晋国祠堂里，殿、堂、楼、阁，钩心斗角；古树名木，各具神采，特别是还有一棵周柏，到现在估计已将近2000年了。泉水淙淙，流水潺潺，善利、圣母、难老三泉合流，形成“晋祠流水如碧玉”“微波龙鳞莎草绿”（唐·李白《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》）的景象。悬瓮山下的晋水，又哺育了晋阳大地的老百姓。在晋祠周边，阡陌纵横，稻田如画，荷花莲叶，映日接天。村舍桑麻，袅袅炊烟，不是江南，胜似江南。司马光讲得生动，裴杰听得入迷。至此，司马光话锋一转，又娓娓道来。不但太原的风光优美璀璨，而且太原的人更是古道热肠。太原自汉唐以来，就开始种植葡萄，酿酒的工艺已很成熟。你到任之时，正是酿制葡萄美酒的时节，当地军民，定会“牺牲”奉侍，美酒觞宴，热烈欢迎从汴梁来的京官。两位老乡越说越热络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分别的时辰。

翌日，裴中舍率领一哨人马，匆匆而行，赶往太原幕府。

题图：晋祠圣母殿 萧刚 绘



司马光

元戎台鼎旧，
大府节旄新。
边候正无事，
宾筵况得人。
山寒太行晓，
水碧晋祠春。
斋酿蒲萄熟，
飞觴不厌频。

已经出了伏，天气仍是闷热无比，做午饭时，和邻居聊天说，老天估计憋着一场大雨呢。

果不其然，接近黄昏时候，不见白日，只见黑云盖顶。有丝丝缕缕大雨的气息，透过纱窗窜进来，之后就能听见槐叶沙沙作响，而后大颗大颗的雨点朝树枝砸下来，霎时，雨点连成了线，织成了网，铺天盖地，裹住了天地万物。

天暗沉沉的，风带着雨滴，奋力地敲打着玻璃窗，仿佛要凿开一个洞，挤进来与我相拥。

肌肤感受到一丝凉意，于是我关闭了门窗。檐下的雨成珠成串，汇聚

成溪，自高而低寻隙旋流。明朝刘伯温曾写道：“雨过不知龙去处，一池草色万蛙鸣。”所以这雨是古典的，而且常常当人们进入一种诗化的境况，才会从喧嚣的市井声浪里逃出来，逃出来的耳朵才能听雨。

聆听檐下雨，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享此雅韵的，诗人叶延滨曾说过，听雨需要具备三个条件：第一是心静而神动，心静者不为市井或朝野的得失荣辱而悲喜，心平如水，不起波澜；神动者，是心神与自然呼应，天地万象，胸中百感，互交互合。第二是独处一室，或书房与书为伴，或山中小亭坐对群峰。第三是有雨。听雨者，与雨

手头放了一本许晓煜的《谈话即道路》，是著名独立采访者许晓煜对21位中国艺术家的采访记录。没事的时候就翻开看一看，觉得是个不错的享受。

其中有些篇目读过不止一次两次了，但总是读不够，像采访蔡锦的《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》，谈到蔡锦画美人蕉，蔡锦说：“它只是给我提供了这么一个东西，而我画它实际上是画我自己的东西。只是我借助这么一个东西在画……最早画这些东西还是很具体的，后面画的，如果说，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”又说：“一般我一幅画要画一个月。时间很慢，也不是要完成一个东西，就是每天在这里，是一种体验式的……我早上起来以后，就开始画，一直画到晚上。”当许晓煜跟他说“这样的生活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”时，他说：“这对我来说是最愉快的事情，最好的就是在画画，不慌不忙地画画。这是每天的生活，并不是有什么事情，或者有什么展览让我去画。”

这样的状态真的是好极了。随心随意，没有羁绊，不受约束，不会迎合，没有企图，只是在安静地做这么一件事。要修炼到什么

样的程度，拥有什么样的造化，才能抵达这样的境界呢？一般人没法想象的生活，在艺术家这里就成为了天底下最美好的事、最愉快的事。这样的状态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所期冀的么？

生活繁琐庸常，杂乱无章，你能抽出身来，不计任何代价，不讲任何条件，不受任何影响，做哪怕是一件自己打心眼里喜欢做的事情，这就够了。往往我们会陷入种种现实泥淖不可自拔；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利益纷争趋之若鹜；会忘掉初心，成为自己精神上的奴隶。当有人为你开启一扇明亮的窗户时，你可能还不大适应，会讶异，认为如此的生活情形是怪异的、不可理喻的。殊不知，正是日久天长的现实磨损，让你失去了辨别真生活、真快乐的本能。

沉下心来，打开久违的书页，拿起久违的画笔……完成属于心灵的精神运动，让自己成为真实的自己，让生命的每一天都有时间绽放独立自主的光彩，散发自然而然的芬芳……这才是最需要我们考虑并践行的事情。惟其如此，生活才能为你打开那扇美好的窗户，你才能领略到生命中独一无二的甘甜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：百度网

聆听檐下雨

刘英

为友，其喜怒哀乐，无不是因雨而起。

今日恰是周日，我是个闲散之人，又刚参加了读书会回家，正是情难自抑之时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恰好具备听雨的条件。但我听雨却听得心驰神荡，并没有多少雅味。我只是个俗人，俗人起俗念，看着窗外大雨，所思所想皆是田里的庄稼如何了，会不会被淹，会不会不结籽粒，会不会如两年前一样，玉米和高粱都被久下不停的雨水泡烂……

我生在乡下，虽然农活干得极少，但每次去田里送饭，都能在青纱帐内玩上半晌，陪着大姐捡过豆子，给圈里的肥猪割过青草，跟邻居大哥

劈过高粱叶……我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，从少年一直到天命，数十年来，我一直对农民和农村怀着深厚的感情。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，也阻挡不了我的这种情怀。

已经是秋天了，马上就是白露节气，雨还能下这么大，怎能不令人焦心？我希望这雨能紧随季节的脚步，秋雨就应该是绵细的，而不是暴虐的。就像诗人汪国真笔下的雨：“它能弥漫成一种情调，浸润成一种氛围，镌刻成一种记忆。”

这雨，下了一夜，紧跟着又下了一天。

我的那颗心，早已经被淋湿了。